

對通識教育的意義進一步

劉國強*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自1963年創立開始，便重視通識教育，這也是繼承了成員書院如崇基、新亞重視通識教育的傳統。在香港的大專院校中，中文大學是最早推行通識教育的。

西方希臘雅典所重視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固然可以說是一種通識教育。雅典的博雅教育，是相對於職業教育，以追求人性人文的提升的教育。中國傳統教育精神重道不重器，孔子說「君子不器」，正表明儒家所要培養的君子，不單單是只有特定知識或才藝，即只可以有特定之用的器皿工具，而是須有獨立自主，求道踐道的素質。道者通也，道者理也，循道講理，人與人、人與事物之關係才不致閉塞不通。所以中國傳統重「志於道」的教育，本質上是求人的自我存在，能通於親人，通於他人，通於社會、國家，以至通於天地萬物而為一，是「道通為一」的一種通識教育。

近世因知識爆炸，學科增加，學術分門別類，不要說隔行如隔山，同行中不同範圍與部門中的用詞用語也相互無法了解，以至人與人之間無法相知，鮮能相互欣賞，而至於互為不存在。莊子所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¹，於今尤烈焉。錢穆、唐君毅諸先生創辦新亞書

*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1 《莊子·天下》。

院，特別強調通識教育的重要，要求學子先通博然後才務專精，目的亦在於抵抗「道術將為天下裂」的趨勢。近二十年來，全球化發展，經濟力量成為主導著社會與世界變化和發展的最重要力量。當前產業變革及工作崗位要求的日新，社會變遷的急劇，在在要求年輕人的應變與適應能力。通識教育成為現代學子所必須學習的，否則年輕人無法面對競爭，尋求生活。

重視通識教育無疑是正確的。但若重視通識教育單單只為求適應經濟力量與經濟發展，只求在實利上的競爭優勢，則對通識教育的意義，所見仍有不足，是蔽於時代也。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科學主義、經驗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時代。科學、經驗、實用，皆有價值，皆可增益人生存在的豐盛，所以我們也不能反對科學、經驗與實用。但若一旦成了「主義」，成了一元化，便會使人生的存在異化 (alienation, estrangement)，使人道人文價值邊沿化，也就是對人文價值無明，對人文世界人文價值閉塞不通，也可以說是對人文世界的不識不通。

此中義理，筆者姑借《莊子》中「知魚之樂」的故事來加以說明。《莊子·秋水》中最後一段，講述此故事。先引原文如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稍涉獵過《莊子》的人，大概也讀過這則故事。莊子與好友惠施在橋上漫步，看到橋下水中，魚從容地游著，莊子感到魚是快樂的。

惠施是名家，相若於現代的邏輯家，便以邏輯思辨的「循名責實」（與儒家循名責實之意義不盡同）挑戰莊子，莊子與魚既為兩個獨立個體，莊子如何能夠知道魚是快樂的？的確，對於兩個完全獨立的個體，如何有相通之道，對於認知的邏輯而言，是一個大問題——人的認知能力如何能知一個完全獨立於自己之外的個體呢？既獨立而互不相涉，我的認知能力如何能達於對方呢？事實上，從認知心的角度（或思維模態）將永遠無法解決此問題。

若順著這種認知心的角度或模態思辨，更多的不可解使人只能達到不可知論（agnosticism）的結果。認知心是分析的、分解的、定型的，然而「莊子」和「魚」被定為獨立個體是沒有必然性的。因為魚頭便不是魚尾，魚唇就不是魚眼，前一刻的莊子便不是後一刻的莊子，因此是否有一純物理的客觀的「魚」和「莊子」，便很難說了。最後只能是一堆兩堆原子、電子、質子的結集。英國經驗主義者休謨（David Hume）被推為這種思維模態的鼻祖，他思辨推論到的結論是：除了一串知覺觀念存在外，我們不能說有自我（self）存在。

從中國文化或中國哲學的思維看，知善知惡的「道德心」（儒家所重），以及產生美感趣味的「觀照心」（道家所重），是十分重要的。中國傳統對運用這兩種心所見的義理十分重視，以至對認知心所見的義理重視不足而產生流弊。「道德心」與「觀照心」所顯現的意義世界或義理，是存在的，也是創生的，是人文的、價值的，也同樣是真實的。現代人的偏執，偏向於以經驗的、感覺的、科學的、認知的，為真實的和客觀的；道德的、美感的，是主觀的、個人的，是不夠客觀和真實的。

全人教育必須包括道德心、美感或觀照心的培養，所以「通識教育」與「全人教育」亦相通，是相互補足的關係。教育若只重視知識與認知能力的培養，忽略德育與美育，將不能完成真正的通識教育，將使人生世界閉塞於人文價值世界之外。

因此我們可以歸結說：知多一點點，是通識中之淺者。把多知的一點點知識貫通起來，是深一層次的通識。把不同深淺的知識按其不同層位貫通起來，是更深一層的通識。把不同深淺層位的知識貫通於人的不同層位的存在，了解各種知識在人生中的份位與限制，使各歸其位，豐盛人生，是更深層的通識。

從這一種了解去看，我們的通識教育，並不應只是甚麼都有些的炒雜碎式課程，或只求多、只求新的常常在變的課程，而必須有“back to the basic”的部分——須按學生程度適當地包含東西方經千百年而不朽的人文經典智慧的部分。惠子是執一而廢百，他的視野使他無法了解莊子的深識與通觀。我們現代人卻生活在一個更多惠子的時代。